

## 烟火人家

## 树生

■李晓

半夜，月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把正屋里斜靠在墙上的锄头照得闪闪发亮。正屋里的农具，还有风车、镢头、撮箕、连枷、斗笠，它们如山中沉默的故人，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，在岁月里苍老着、佝偻着。

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我睡在树生表叔家的偏房里。夜已深了，我并没有睡着，静静地感受着时间的流淌和岁月的轻抚。年近七旬的表叔早已熟睡，在隔壁屋子里发出沉沉的鼾声。

树生表叔是我父亲的一个小表弟，他的儿子也在城里定居。两年前，在儿子的催促和恳求中，表叔洗净烟尘，进了城。

表叔是个苦命人。苦命人总是被一个又一个苦追着撵着，绕不过、躲不开。表叔38岁那年才结婚。在这以前，他根本不相信自己这辈子还能结婚。他不着急，总是那么嘿嘿地笑着。表叔不急，村里干部急。在乡里的一次会议上，乡领导对村里干部说：“你们村里还存在大龄单身汉问题，得赶紧解决呀。”之后，村干部便抓紧时间，四处张罗着给我表叔介绍对象，最后选了一个带着十几岁女儿、人品性格不错的中年女性。“我不着急结婚。”表叔闷闷地说。“你老大不小了，娶个老婆陪你种地，跟你过日子，多好啊！”表叔听了村干部的话，挠了挠头，喃喃道：“我……我行么……”“你咋不行？你肯定行！你必须行！有我给你撑腰！”村干部一巴掌拍在我表叔耸动的肩膀上。

表叔结婚那天，我从工作的小镇赶回去。婚庆仪式由那

位做媒的村干部主持，他宣布我表叔从此“脱单”，并祝福一对新人早生贵子。

表叔40岁那年，儿子来到世间。不久之后，表叔便到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地打工——连同妻子、儿子和继女，表叔要拖扯住一个家，光种地根本不行。

表叔51岁那年，妻子不幸罹患子宫肌瘤。表叔得知消息后从浙江坐长途客车赶回来。在医院病房里，他把有些褶皱的存折摸出来，拍到桌子上，突然很大声地说：“放心治，有我在！”但由于病情恶化，一年后，我表婶娘还是走了。

表叔的每一元钱，都是在汗水里泡出来的，给妻子治病，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。妻子去世后，表叔就在本地打工。在城里，我有一次去建筑工地看表叔，只见满脸沧桑的表叔正抬着木板准备搭建脚手架。

表叔那被泥水浆敷满的眉毛耷拉着，干瘪的嘴巴紧闭，脸上细密的皱纹像极了树皮上的纹路，整个身躯又瘦又枯——真的如一棵老树！我同表叔坐在空地上闲聊几句，他告诉我，女儿刚在外地城市结婚成家，他给的陪嫁是5万元。他去过女儿家一次，但女儿女婿对他不冷不热，于是他不到两天就回来了。

我那表弟并不善于读书，只勉强上了一个职中后就去学了厨子。他结婚时要在城里买房，我表叔没有任何含糊，把自己勒紧裤腰带攒的养老金全搭进去帮儿子付了首付。

生活的重担，压弯了表叔的腰，他变成了一棵被大风吹歪了的树，却还坚固地站在家乡的土地上。

看着父亲愈发苍老、衰败的样子，表弟很不放心，屡次让

父亲去城里住，还托我去劝说。几番“攻势”下来，表叔终于依了儿子。

可到表叔进城以后，发现儿子和儿媳三天两头发火吵架，甚至当着他的面摔盘子摔碗。儿子儿媳到底在吵啥呢？表叔想不明白。

有一次，表叔在客厅没忍住地板上吐了一口痰，没想到儿媳看到当场对他发火：“你以为是猪圈啊！”

那天晚上，表叔起床，蹑手蹑脚走到儿子卧室门外，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声。他终于听清楚了，儿媳嫌弃他这个不爱整洁的“老家伙”。

表叔顿时全明白了。第二天，他打点包裹回到了乡下老家，除了告知我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等儿子打来电话，表叔已在老家稻田边背着手“巡视”了。沉甸甸的稻子在阳光的映

照下如一串串亮晶晶的葡萄，表叔随手从稻穗上掐出几粒稻谷，放进嘴里，像鸟儿那样嘎嘣嘎嘣嚼起来。表叔终于眉开眼笑，爽朗地叫喊：“熟了，熟了！”他张开双臂，就像一棵大树挥舞着枝丫。

开头提到的，去年秋天的那次，表叔打电话让我回乡，到他那里坐坐。我赶回去，看到表叔在乡里山水天光的浸润下，身子骨似乎变得硬朗起来，身体就像吸饱了水的大树一样鲜活、健康。

那天中午，表叔把煮好的饭菜用大碗、盘子装上，带我来到屋后的一棵黄葛树下。表叔在地上摆好碗筷，斟满一杯酒。他双手合十朝树膜拜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尔后，表叔把酒倒在地上，朝树深鞠一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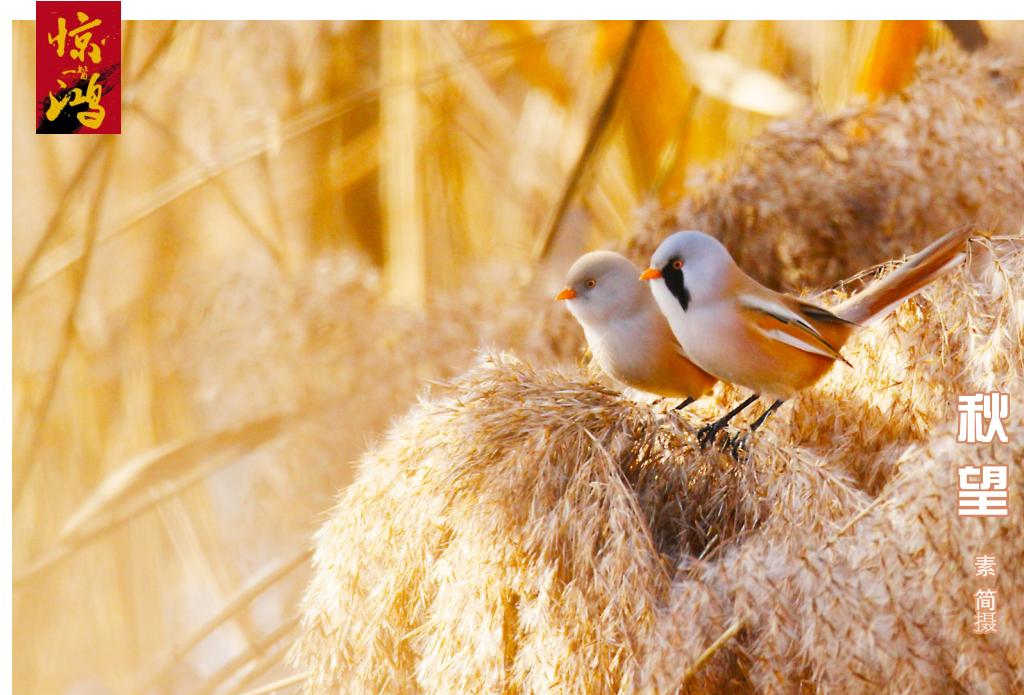
这棵枝叶参天的黄葛树，绞缠着的树干中间有一个黑洞，表叔说是有一年落下的雷电劈出的。后来，在那个洞下边，生发出了新的青翠枝叶。

我同表叔在树下吃菜喝酒，他这才告诉我，那天是树的生日，只要在乡里，他年年都要给这棵黄葛树过生日。这棵黄葛树，是表叔在结婚那年的秋天亲手栽下的，以纪念他与妻子的缘分。妻子过世以后，表叔便有了给树过生日的习惯。“唉，你表婶娘跟我过了十来年，还没享福就走了，我对不住她。”表叔的眼眶里，有泪花浮动。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想要安慰他，却突然发现触感如同摸树一样。我看看表叔，再回头看看黄葛树，发现这一人一树，竟一模一样。我揉揉眼睛，喝了一杯酒，感觉身边有两棵“树”正在生长，秋风掠过，二者似乎还互相说着悄悄话。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想要安慰他，却突然发现触感如同摸树一样。我看看表叔，再回头看看黄葛树，发现这一人一树，竟一模一样。我揉揉眼睛，喝了一杯酒，感觉身边有两棵“树”正在生长，秋风掠过，二者似乎还互相说着悄悄话。

在向往丛生的崭新时代，桂花的芬芳从来没有止歇过。只是，幕阜山下普通人家打桂花的情景，越来越鲜见了。更多的人有心留着桂花，是着意让它的馨香点缀着我们日益繁华的日子、日益富足的生活，并以之陶冶我们的性情，熏染我们的想象，缔结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

## 幕阜山下桂花香

■程应峰

坐落在幕阜山脉下的湖北咸宁，被誉为“中国桂花之乡”。咸宁桂花以花多、花密、朵大、瓣厚、色鲜、香浓而闻名，且品种齐全，有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铁桂、四季桂、月月桂等多个品种。此外，咸宁的古桂独具特色，可考证的百年以上古桂达3000余株，大的桂树需多人才能合抱。

对于咸宁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前节日似的打桂花的场景。人们先把晒垫、旧被单等铺在桂花树下，然后拿一根长

长的竹竿向花朵密集的地方伸过去，接着轻轻摇动长竿，于是便有新鲜的、散发着沁人甜香的桂花一簇簇落下来。爱凑热闹的孩子们总会淘气地拿起小竹竿在一旁鼓捣，这时，大人们总会说：“走开走开，打下来的尽是树叶呢！”在大人们心中，应让桂花树叶自然凋落。若打桂花时树叶掉得太多，来年就很难飘起满树的花香了。

打桂花自然不能总站在地上，树很高，越往上花越密集。爬树是必需的一环，腿脚利索的人，几下便能蹭到树的上部，然后持竿逐片逐片地捣过去。

这时若是起风，桂花便飘起来，站在树下的人就淋了一头“桂花雨”。有一些花是打不下来的，有人说，那是“花魂”，有了它们，是不愁来年花开得不盛的。

我有幸生活在桂花开的地球上，只要一有闲暇，便会穿大街、过小巷，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如今的咸宁就是一个硕大的花园，道路两旁，一排排桂花树静立俏放，引得人无形中就收敛了凡俗的心思、梳理了杂乱的心境。边行边赏，思维随着桂花的清香弥漫、扩散，对美好生活的美丽想象，也由此舒展开来。

那米粒般大小的金黄色花瓣，以芬芳的姿势撒落在地上，有心之人不忍踩踏，手掬一捧，看上一阵、怔上一回，然后放到鼻下深深一吸，甜蜜的气息便化作了他脸上的微笑。

幕阜山脉的秋风，深情款款地吹过来，在这座城市上空轻轻吹拂着，往返盘桓。风，是识香而来的，并试图从这座城市芳香中多裹一些浪漫的情致带走。更有那潜山脚下的淦河，以它固有的韵律，舒缓地流淌着，为这满城的香甜，也为城市的幸福美好，笑成了一弯浅浅的月牙。它一刻不停地流淌